

乐观与冒险¹⁾

谢晓非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为寻求乐观与冒险两者之间的一般性关系, 本研究独立设计多种情景, 并产生两类变量: 对乐观态度的一般性特征进行多变量测量; 以不同的风险情景考查被试的冒险倾向是否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 个体的冒险倾向与乐观态度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高乐观组与低乐观组在冒险倾向、风险情景认知以及对冒险者的评价等多个测量指标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采用的多种测量工具, 所得结论的一致性程度很高, 证明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关键词 乐观; 冒险倾向

中图分类号 B 848; B 849

0 引言

乐观是一种对未来发生事件的正性预期的倾向, 也是一种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果个体对事物抱有乐观态度, 表明他对未来发生的事件作积极和正向的预测, 相信未来有好结果产生, 等等。这种态度可以泛化到他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种具体的场合, 并对其认知和行为产生影响。

乐观被作为稳定的个性特征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Diener E.^[1] 讨论了乐观与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自我尊重 (self esteem) 等变量与大五人格维度以及其他情景变量的关系, 发现其与个性品质变量有高相关; 与情景变量: 如健康状态、收入等非个性变量呈低相关。并且, 它们具有个性变量所具有的跨时间、跨情景的一致性。Bernalr, L. C. 等人^[2] 则讨论了包括乐观在内的 5 个重要的个性品质对个体健康的影响, 并与大五人格模型进行对比分析, 同样也发现乐观作为个性变量在人格模型中的重要意义。正因为乐观的这一性质, 其对个体认知、情感、行为及其相关方面的影响, 一直是学者们的研究重心。Chang E. C.^[3] 将乐观看成影响心理紧张的调节器 (moderator), 其与抑郁征兆 (depressive symptoms) 呈完全的负相关; 同时又与生活满意感 (life satisfaction) 呈正相关; 结果显示, 乐观可以解释抑郁征兆 51% 的变异以及生活满意感 38% 的变异。Harju B. L. 和 Bolen L. M.^[4] 对 204 名大学学生被试界定出乐观变量的 3 个水平, 并发现高乐观水平的个体有最高的总体生活质量水平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同时也最频繁和重复地使用固定的应对措施; 中等乐观水平的个体对其生活质量也基本满意, 但在应对措施中比高乐观水平的个体更多地使用酒类饮品; 而低乐观的个体则表现出对生活质量不满意,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79670005)

并大量使用酒类饮品等。Carver C. S 等^[5]从一个更理论化的角度,讨论乐观在可能自我(the possible selves)中的成份。研究发现,乐观与正性的自我期望有正相关关系,与希望自我(hoped selves)和焦虑自我(feared selves)不相关。该研究者认为,悲观的个体并不是对自我缺乏高的希望和抱负,而是未将这种希望和抱负转变成实际的自我预期。悲观相对于乐观的个体的确在自我期望上的表现有所不同,通常是更为分散和不切实际。也有不少研究涉及中国人样本,比如,Lai J. C. L, Wong W. S.^[6]对香港失业妇女的研究发现,乐观是重要的决定个体的心理状态结果变异的因素。上述研究表明,乐观是一种稳定的个性品质,并的确对个体的认知、情感、态度以及行为等多方面产生广泛的影响。既然如此,乐观与个体冒险行为倾向之间也可能存在某种必然的关系,但可以检索到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

/ 冒险0是一种行为倾向,指个体处于某种风险情景中的行为模式,既可以是风险寻求(risk-seeking),也可以是风险回避(risk-averse)。冒险行为总是与风险情景联系在一起的。风险情景的核心成份是/ 损失的可能性^[7]。就风险的本质而言,它应该是被完全拒绝的。但在现实中的风险情景,人们经常考虑的问题是:是否应该选择承担这一风险?所谓承担风险即是否准备冒这个险,是个体对所处风险情景中的因素进行判断,对未来发生事件进行预测而作出的决策。因此,可以说冒险行为的产生过程是个体决策的过程,它是个体认知过程的结果,冒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决策^[8]。当影响风险情景的因素恒定时,个体的乐观性是否对个体对风险情景中收益与损失判断的认知过程发生影响,正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对冒险行为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从个体的性格(trait);二是从个体所处的情景(situation)。已有的研究可以从这两种思路离析出5种典型的方法^[8]:(1)将冒险概化到一个给定的情景中,并研究其一般性特征。这一思路将性格与情景都视为常量,忽略个体差异的影响,只在给定的情景中对冒险行为的一般性特征进行研究;(2)恒定性格变量对冒险行为进行跨情景的研究,这一思路强调某些行为特征具有跨情景的一致性,比如,男性通常更具有冒险性特点。该方法认为,情景因素对性格的影响可以忽略,而只注重对行为影响的探讨;(3)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研究个体差异的影响,比如,年龄、性别、或者外向如何影响财务投资?这一思路强调在给定的情景中个体差异的探讨,事实上也认为情景是可以变化的;(4)与方法(3)相反,集中研究不同情景的差异。比如,外向性格对赌博的影响与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否相同?(5)最复杂的考虑是将性格与情景同时作为变量进行考查,即不同的性格品质在不同的情景中的情况,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性格和情景两个维度的矩阵。这一思路是概括性最高的方法,前面的方法都可以作为它的特例。

可以看到上述所有方法都从个性的角度探讨个体差异的影响。在被试方面,有两类变量,一是人口变量,诸如年龄、性别等,另一类是性格变量,通常都被作为研究的基本变量。另一方面,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风险通常被作为情景变量进行研究设计。本研究中将乐观性倾向视为个性变量,对风险情景的设计也选取了不同性质的风险作为基础。

强调性格对个体的意义,可以说性格是个体行为的背景。由于某种性格的存在,个体在大多数情景中都会有类似的表现;强调情景作用时,个体行为的发生起因于个体对情景因素的认知以及个体对行为结果的期望等。一种比较辩证的方法是,从变异性和常规性两个维度来描述性格与情景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这样,尽管性格不可能具有完全的跨情景的一致性,但它们的确与情景中的某些行为有特定的联系。同时,情景因素也导致个体行为的变化,当情景不同

时,行为的模式也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可以将性格和情景因素的测量制定出衡量标准,则可以变异性和常规性的高低来加以描述^[9]。虽然一些研究发现冒险具有个性差异,但研究同时也证明冒险行为具有很强的情景性。乐观性特征是对未来的预期,而冒险行为是对未来作出判断后的行为倾向,本研究假设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独立设计两类变量的思路,对个体乐观性特征进行问卷测量;风险变量设计采用两种不同的风险情景,并以上述第四种思路考查被试的冒险行为与乐观性的关系是否具有跨情景的特征。

1 方法

1.1 被试

在北京和重庆两个地区,选择了3个高校大一和大二2个年级的本科生及个别进修生,共276人。其中:年龄为17~34岁,平均为21.38岁;女性120人,男性156人。

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设计,共包括4个分问卷,分别测量个体的乐观性态度、冒险性倾向等变量。各分问卷的设计按照一定的依据和特点,具体构成如下:

(1) 乐观态度测量问卷。

问卷1为乐观态度量表,选自Frank J. Yates等人设计的/态度量表⁰¹⁾。该量表采用5点等级测量,请被试从正负两个角度对个体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评价,并以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的程度作为评价指标。该问卷共包括12个条目,例如:/我总喜欢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0,以及/我很少设想自己的未来是诸事顺利的0,等等。

(2) 掷币游戏问卷。

问卷2为掷币游戏问卷,目的是测量个体冒险性倾向。掷币游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自行设计的6个赌博游戏,每一个赌博都包括一定量的输赢数额,并且赢的数额比输的数额多20元。6个赌博按输赢数额从小到大排列,比如第一个赌博为赢30元,输10元;第三个赌博为赢70元,输50元等。请被试以掷硬币的方式,即输赢均为0.5的概率来选择两次赌博游戏。以被试第一和第二次选择的赌博号作为测量个体冒险倾向的变量,分别以F1和F2表示。因此,F1与F2均在1~6之间取值,并数值越大越倾向冒险。第二部分内容选自Nehemia Friedland设计的赌博游戏。要求被试以掷硬币的方式在100元的赌金中拿出一部分来参加赌博,如果赢了,可以得到3倍的回报;如果输了,所拿出来的赌金就输掉了,但未参加赌博的其余部分仍归自己所有。测量个体冒险倾向的变量有两个,一是从100元中拿出来作为赌金的数额;二是判断自己赌赢的可能性有多大,分别用F3和F4表示,F3取值范围是1~100,变量值越大冒险倾向越强;变量F4是对自己赢钱的可能性的判断,因此它本身是对个体乐观性预期的测量。

(3) 乐观与风险情景问卷。

问卷3为自行设计的情景问卷。问卷由3个不幸的小事件的发生为主要内容构成3个分问卷。测量涉及被试遭遇不幸事件时的心情和将相应采取的行为。例如,问卷b如下:

有两种类型的股票, A 类股票涨势很慢, 但非常稳定; B 类股票近期窜升很快, 如果 B 类股票保持势头不减, 买进 B 类股票利润可观。在您经过多方面权衡之后, 买进了 B 类股票。结果 B 股暴跌, 使您损失惨重。请从下面几方面描述您的心情:

	完全符合	完全不符合
我真是太倒霉了! 老天怎么会这么不长眼啊。	1 2 3 4 5 6 7 8 9 10	
人算不如天算, 大概是命该如此吧。	1 2 3 4 5 6 7 8 9 10	
虽然损失巨大, 但折财免灾。我下次一定会走好运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现在, 您需要再次在两种股票中选择, 而且, 两类股票的情况没有改变, 即 A 类股涨势慢, 但非常稳定; B 类股涨势快, 但风险大。您倾向选择哪一种?

A 类股票 1 2 3 4 5 6 7 8 9 10 B 类股票

乐观与风险情景问卷的设计意图是希望能够同时测量乐观倾向与冒险倾向变量。该问卷的设计仅仅是一种尝试, 本研究拟对两类性质的变量加以分析和验证。

(4) 冒险者) 保守者评价问卷。

该问卷采用 4 个维度对风险寻求者(Risk Taker) 和风险回避者(Risk Avider)^[10] 进行评价。其中的两个维度是关于能力方面的评价, 即成功的) 不成功的, 聪明的) 不聪明的; 另外两个维度是关于喜好方面的评价, 即/ 讨人喜欢的) 不讨人喜欢的0, / 令人尊敬的) 不令人尊敬的0。4 个评价维度分别针对冒险者与保守者, 因此有 8 个变量, 用 P1~ P8 表示。考虑到中国人的用词习惯, 文中采用/ 冒险者0和/ 保守者0替代/ 风险寻求者0和/ 风险回避者0。

个体对待风险态度可以通过其对冒险者与保守者的评价反映出来, 该问卷的目的是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对个体冒险倾向进行测量, 并与其他冒险倾向变量进行比较, 以便更全面地了解乐观与冒险倾向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乐观态度与冒险倾向的关系

(1) 乐观态度的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乐观态度问卷包括 12 个条目。为探讨乐观态度的构成维度, 即各条目之间的相互关系, 采用主成分分析对其加以讨论。根据数据结果, 特征根大于 1 的有 4 个因素, 其累积贡献率为 5315%(见表 1)。其中 L1、L4~ L7、L11 构成第一主成分, 这些条目分别是: L1: 在事态不确定时, 我通常预期好的事情发生; L4: 我总喜欢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 L5: 我总是对自己的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 L6: 我有很多朋友; L7: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很重要的; L11: 我相信, 在逆境中总有值得宽慰的事。这些条目都是对事件的正向预期, 反映的是个体乐观、积极的态度, 因此将该主成分命名为/ 乐观预期0, 并以/ La0表示。第二主成分包括 L8、L10 和 L12, 它们分别是 L8: 我所经历的事情很少如我预期的那样发展; L10: 我几乎从不预期事情的结果会如我所想; L12: 我很少设想自己的未来是诸事顺利的。这 3 个条目明显地反映出对未来预期消极的态度, 因此将其命名为/ 消极预期0, 并以/ Lb0表示。第三主成分由 2 个条目组成, 即 L2: 我很容易放松自己; L9: 我不是很容易被干扰。这 2 个条目测量的是个体的紧张度、压力感等适应性方面的状态, 因此将其命名为/ 适应性0, 并以/ Lc0表示。第四主成分仅含一个条目, 即 L3: 通常, 当我觉得某件事情要出问题, 它就会出问题。这是个体对自己的敏感

度和预感能力的判断, 因此将其命名为/ 预感力0, 并以/ La0 表示。上述 4 个主成分构成了测量个体乐观态度的 4 个维度。在本研究中, 将采用这 4 个维度变量, 对个体的乐观态度进行分析, 并根据数据结果对乐观态度问卷进行修正。

表 1 主成分分析的因素载荷矩阵

Table 1 Component matrix

条目名称	1	2	3	4
L5	0.681	- 0.340	0.169	- 0.298
L4	0.664	- 0.153	- 0.319	7.576E- 02
L6	0.589	- 0.124	0.255	- 0.211
L1	0.584	- 0.240	- 0.442	- 8.543E- 02
L11	0.521	0.218	9.796E- 02	0.131
L7	0.514	0.182	0.426	0.241
L10	0.161	0.704	- 0.251	- 0.307
L12	6.669E- 02	0.609	0.275	0.192
L8	0.276	0.578	- 0.346	- 3.385E- 02
L9	0.356	0.128	0.432	- 0.423
L2	0.381	3.359E- 03	- 0.427	0.223
L3	0.367	- 5.493E- 02	0.167	0.668

有显著相关, 其中项目 1, 5, 6, 10, 11 都属于第一主成分。所有条目无一例外都与 F 变量呈负相关, 也就是说, 乐观性态度评价越高的个体, 在掷币游戏中表现得越倾向冒险。F1 同时还与 Lc 中的代表紧张感的条目显著正相关, 其表达的意思是, 越自我评价为容易放松的个体, 越表现为倾向冒险。F2 与乐观变量的相关与 F1 相关的意义完全是相同的, 只是其相关的强度相对要弱一些。从相关分析看出, 乐观态度测量的 4 个维度(La) Ld) 在对个体冒险倾向的预测中所起的作用不是等同的, 其中, La, 即/ 乐观预期0对个体冒险倾向的预测有更主要的作用; 而 Lb, 即消极预期未产生足够的预测效应。这说明个体的乐观态度中的乐观、积极的正性成分对个体冒险倾向变量的变异有更主要的贡献。

212 高乐观与低乐观组的特征差异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就是个体乐观性特征与个体在风险情景中的冒险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因此, 希望通过对乐观态度不同的个体在风险情景中的冒险倾向的表现, 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细节。

(1) 高、低乐观组的划分。

以乐观合成变量(L)作为聚类变量进行聚类分析¹⁾, 可将被试分为两类。两类被试在 La, Lc, Ld 3 个变量的 T-test 都达到显著水平, 且第一组 La 的均值表明高正性预期的评价, 相应地, Lb, Lc 和 Ld 均值表明较低的负性和紧张感的评价, 因此将第一组命名为高乐观组, 第二组为低乐观组。可以注意到, 消极预期变量 Lb 在两组被试中的 T-Test 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这

(2) 乐观变量与冒险倾向变量的相关分析。

将合成后的 4 个乐观变量(La) Ld) 与冒险倾向变量(F1) F4) 进行相关分析发现, La 与 F1、F2 有显著相关($r_{La*F1} = -0.1141, P = 0.1020$; $r_{La*F2} = -0.1120, P = 0.1047$)。La 变量代表个体对事物乐观的预期, 冒险倾向变量 F1 和 F2 是掷币游戏中对赌金大小的选择。两者之间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愈是乐观的个体, 愈表现出冒险的倾向。乐观变量合成之后, 变量之间相关的细节得不到表现。因此, 可以进一步采用乐观的原始变量与冒险倾向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发现, 在 F1 与乐观态度量表中的 6 个项目均

再次表明了消极预期变量 L_b 在预测和区分个体认知和行为倾向的指标上不够敏感($L_{a1} = 11618, SD = 01432, L_{a2} = 21660, SD = 01461, t = -191349, P = 0.000; L_{b1} = 3.163, SD = 0.933, L_{b2} = 3.033, SD = 0.685, t = 1.311, P = 0.191; L_{c1} = 2.436, SD = 0.882, L_{c2} = 3.046, SD = 0.741, t = -6.220, P = 0.000; L_{d1} = 2.460, SD = 1.09, L_{d2} = 2.850, SD = 1.020, t = -3.085, P = 01002$)。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继续注意这一变量的预测作用。

(2) 高、低乐观组在 F 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冒险倾向变量 F_1, F_2 在高、低乐观组有显著性差异,并且均值的大小表现出高乐观组的被试冒险倾向更高;而低乐观组冒险倾向更低($F_{11} = 2194, SD = 1196, F_{12} = 2152, SD = 1179, t = 11855, P = 01065; F_{21} = 3137, SD = 1161, F_{22} = 3104, SD = 1161, t = 11680, P = 0109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F_4 是具有乐观性意义的变量,在高低乐观组中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均值大小与乐观组均值高低是一致的($F_{41} = 56166, SD = 17188, F_{42} = 51190, SD = 18199, t = 21141, P = 01033$)。这间接地证明在不同问卷中的乐观变量所具有的一致性。

213 乐观-风险情景问卷(变量 Q)的分析

(1) 情景问卷中乐观与风险变量的界定。

情景问卷是为了同时探讨个体的乐观态度与冒险倾向的关系而设计的,共分为 3 个分问卷,每一分问卷的内容不同,但结构是相同的。根据设计意图,每一分问卷中,变量 $Q_1 \sim 3$ 测量乐观性态度;变量 4 和 5 测量冒险行为倾向(只有分问卷 C 有变量 Q_5)。希望通过距离分析数据来证实这两类变量的性质,结果如表 2。以不相似性作为评价指标,变量 $Q_1, 2$ 以及 Q_4 的性质都非常明确, Q_1 和 Q_2 的不相似性小而两变量又与 Q_4 的不相似性大。但各情景中变量 Q_3 的性质不甚清晰,其不相似性与 $Q_1, 2$ 较大,同时与 Q_4 也较大。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是,变量 Q_3 的语义表述与 Q_1 和 Q_2 是相反的,因而导致被试在测量反应中的认知转换,局限了被试的反应。将在以后的数据结果中注意 Q_3 变量的情况,以作进一步的分析。根据不相似性分析结论,基本可以确认情景变量 Q_1 和 Q_2 为同一类性质的变量,即乐观性变量;变量 Q_4 和 Q_5 为另一类变量,即风险变量。变量 Q_3 的性质还不能被确认,但其仍然参与相应的分析,并作为鉴定的依据。

(2) 高、低乐观组在情景变量 Q 上的差异。

根据设计意图,情景问卷变量包括两类性质的变量,一类是态度变量,也是乐观性的测量;另一类是行为变量,也是冒险倾向的测量。采用距离分析,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两类变量在性质上的差异。在高、低乐观组中,情景变量表现出明显的规律,而且某些 Q 变量表现出显著差异(见表 3),其均值大小也进一步表现了高乐观与低乐观组的乐观性程度差异。这说明两种独立设计问卷的合理性。

Q_{a1}, Q_{b1} 均值的意义表现为与乐观性高、低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高乐观组在情景变量上也表现为更乐观;相反也成立。冒险倾向变量只有 Q_{a4} 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其均值方向也表现出乐观组更为冒险,低乐观组更为保守的倾向。这与前面关于乐观变量与冒险倾向变量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另外, Q_{b3} 和 Q_{c3} 在高、低乐观组上也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为 Q_3 的设计是与 Q_1 和 Q_2 的语义方向相反,从 Q_{b3} 和 Q_{c3} 两变量的均值所代表的意义,也完全符合已有的结论,即高乐观组被试在乐观变量 Q_3 上有更高的均值,代表更高的

乐观性认知,低乐观组被试则相反。

表2 情景变量的距离分析的不相似性矩阵

Table 2 Dissimilarity matrix

情景变量	Euclidean		距离	
	Qa1	Qa2	Qa4	
Qa1		47.255	93.086	
Qa2	47.255		92.563	
Qa4	93.086	92.563		
	Qb1	Qb2	Qb4	
Qb1		49.183	68.978	
Qb2	49.183		71.379	
Qb4	68.978	71.379		
	Qc1	Qc2	Qc4	Qc5
Qc1		54.836	66.098	74.733
Qc2	54.836		73.089	73.539
Qc4	66.098	73.089		72.194
Qc5	74.733	73.539	72.194	

表3 高、低乐观组在情景变量上的 t 值

Table 3 T-test on situational variables

变量	高乐观组 (133)	低乐观组 (142)	t	P
Qa1	4.46	3.83	1.728	0.085
Qa2	4.52	4.12	1.051	0.294
Qa3	6.39	6.21	0.305	0.761
Qa4	8.70	8.10	2.115	0.035
Qb1	6.56	5.92	1.836	0.067
Qb2	5.83	5.64	0.553	0.581
Qb3	4.53	5.37	-2.473	0.014
Qb4	5.88	5.47	1.013	0.312
Qc1	3.29	3.28	0.036	0.971
Qc2	3.91	3.80	0.331	0.741
Qc3	4.82	5.64	-2.246	0.025
Qc4	3.23	3.26	-0.100	0.920
Qc5	5.03	4.98	0.132	0.895

从上述分析来看,情景问卷变量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变量之间所反映出的信息相互协调、相互印证,较好地揭示了乐观与冒险倾向间的可能关系。从数据结果看来,Q3变量不应轻易删除。虽然,在距离分析中,Q3变量的性质不够清晰,但其在高、低乐观组中所表达的意义却十分明确,并对乐观与冒险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

2.1.4 对冒险者的评价

个体对风险的态度不同会投射到他对冒险者和保守者的看法上。如果考虑到个体乐观态度对冒险倾向的影响,高乐观和低乐观的个体应该在对冒险者和保守者的评价中反映出差异。因此采用冒险者评价问卷,以期测量持有不同乐观态度的群体对风险反应方式的不同特征。

(1) 冒险倾向与冒险者评价变量的相关。

对冒险者评价变量P和冒险倾向变量F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其规律并不明显。考虑到评价变量P的性质实际上代表了对冒险者不同的评价维度。比如,对冒险者的评价变量P1)P4中,P1(成功的)不成功的)和P2(聪明的)不聪明的)是对冒险者能力特征的评价;而P3(讨人喜欢的)不讨人喜欢的)和P4(令人尊敬的)不令人尊敬的)涉及的是评价者对被评价者所持有的喜好方面的情感状况。因此,可以认为P1)P2与P3)P4变量的性质有所不同,同时,在评价中又可能产生交互影响。所以,考虑用偏相关的方法分别对冒险者与保守者的评价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1和表4-2。当以P3,P4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计算风险倾向变量F1)F4与能力评价变量P3)P4的偏相关系数时,发现P1,P2与F1显著相关,而相关系数的方向表明越是具有冒险倾向的个体对冒险者的能力评价越高。同时,将P1,P2作为控制变量进行F变量与P3,P4的相关分析时,结

果得到 P3(令人喜欢的)与 F4 显著相关; P4(令人尊敬的)与 F2, F3, F4 均显著相关。可以看到, 情感评价变量 P3, P4 与风险倾向变量 F4 均有显著相关, 其相关系数的方向也表明了愈是具有乐观和冒险倾向的个体对冒险者也愈有正向的情感评价。一般来说, F4 是被试预测自己在游戏中获胜的概率的大小, 因此这一变量具有乐观性的成分, 它更多地是与情感评价相联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评价变量在能力和情感维度上的差异。对保守者的评价分析中未发现明显的规律, 由此看来, 个体对保守者的评价不具有足够的鉴别力。

表 4-1 P 变量与 F 变量的偏相关

Table 4-1 Partial correlations

相关系数	P1	P2
F1	-0.179	-0.143
2-tailed Sig.	0.003	0.018
F2	-0.032	-0.005
2-tailed Sig.	0.594	0.942
F3	0.045	0.058
2-tailed Sig.	0.463	0.342
F4	0.032	-0.020
2-tailed Sig.	0.597	0.737

说明: 控制变量为 P3, P4, N=272。

表 4-2 P 变量与 F 变量的偏相关

Table 4-2 Partial correlations

相关系数	P3	P4
F1	0.069	0.005
2-tailed Sig.	0.255	0.930
F2	0.036	-0.136
2-tailed Sig.	0.551	0.024
F3	-0.076	-0.112
2-tailed Sig.	0.209	0.065
F4	-0.141	-0.110
2-tailed Sig.	0.020	0.070

说明: 控制变量为 P1, P2, N=272。

(2) 高、低乐观组在冒险者评价变量上的差异。

高、低乐观组对评价变量的 T-test, 发现对冒险者的评价变量 P1(成功的)不成功的)和 P4(令人尊敬的)不令人尊敬的)的均值达到了显著性水平($P_{1高} = 3137, SD = 1193, P_{1低} = 3194, SD = 2100, t = -21423, P = 0116; P_{4高} = 3168, SD = 2128, P_{4低} = 4130, SD = 2104, t = -21342, P = 01020$), 并且数据结果表现了高乐观组对冒险者有更高的能力和情感的正性评价, 这与前面的结论是一致的。同时不难发现, 被试对冒险者的评价远远地超过了对保守者的评价, 对 P1(冒险者:成功的)不成功的维度)与 P5(保守者:成功的)不成功的维度)进行 T 检验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极端显著的, 而且对能力维度比情感维度更是如此(见表 5)。这一结果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冒险者比保守者受到更多的注意, 而且也受到更多的正性评价。

表 5 冒险者与保守者在 4 个评价维度上的 t 值

Table 5 T-test on 4 evaluated dimension

冒险者	保守者	t	P
P1= 3.66, SD= 1.98	P5= 6.29, SD= 2.41	-13.925	0.000
P2= 3.08, SD= 1.81	P6= 5.59, SD= 2.24	-15.034	0.000
P3= 4.21, SD= 2.25	P7= 5.64, SD= 2.31	-7.266	0.000
P4= 4.00, SD= 2.18	P8= 5.45, SD= 2.39	-6.942	0.000

说明: P1) P4 与 P5) P8 是完全对应的, 分别为冒险者和保守

者的 4 个评价维度。N=276。

冒险者在当今社会中受到较多地推崇和赞扬, 被试对冒险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此其评价更为敏感, 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这一现象另一种解释是由于研究设计所致。本研究采用的是组内设计的方法, 当被试同时评价冒险者和保守者时, 可能因为社会称许性等原因而忽视了对保守者的充分表达。要澄清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可以考虑在以后的研究中采用组间设

计的方法对此进行重新检验。

3 结 论

本研究探讨个体乐观性特征与冒险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采用多问卷独立设计的方法,测量个体乐观性特征与多种风险情景下个体的冒险倾向的关系。结果表明,个体乐观性特征与冒险倾向存在一定的关系,并且表现为高乐观的个体相对于低乐观的个体有更高的冒险倾向。在不同情景中的多重乐观变量和多重冒险倾向变量的重复测量中,这一结论完全一致。所以,一定程度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当然不能认为越是乐观的个体越喜欢冒险,但在本实验中所证实的结论可以推论,乐观的个体因为对未来有更美好的预测,对好的结果有更强烈的愿望,以及对不幸事件有更强的承受能力,因此,他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也表现得更为积极。本研究所采用的多重测量,对于不同问卷,不同测量内容和测量角度,所得结论的一致性程度很高。但是,冒险倾向的测量是受测量刺激影响的,因而本研究结论具有其局限性。

在风险问题的研究中,具有高成就动机的个体偏好中等难度的任务已经得到实验证实。那么,是否具有高乐观倾向的个体,在冒险倾向上也有度的差异?不同的风险类型是否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方式和程度?这应该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 1 Diener E. Advanced Personality. The Plenum Series in Social Clin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8. Xi, 311~ 334
- 2 Bernard L C, Hutchison S, Lavin A, et al. Ego-strength, Hardiness, Self esteem, Self efficacy, Optimism, and Maladjustment: Health-related Personality Constructs and the / Big Five Mode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96, 3(2): 115~ 131
- 3 Chang E C. Doe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Mode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8, 25(2): 233~ 240
- 4 Harju B L, Bolen L M. The Effects of Optimism on Coping and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of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1998, 13(2): 185~ 200
- 5 Carver C S, Reynolds S L, Scheier M F. The Possible Selves of Optimism and Pessimist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4, 28(2): 133~ 141
- 6 Lai J C L, Wong W S. Optimism and Coping with Unemployment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Wome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1998, 32(4): 454~ 479
- 7 Yates J F, Stone E R. The Risk Construct. Risk-taking Behavior, 1992, 1~ 25
- 8 Bromiley P, Curley S 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isk Taking. Risk-taking Behavior. In: Yates J F, edites.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2. 87~ 130
- 9 Hehemia Friedland. On Luck and Chance: Need for Control as a Mediator of the Attribution of Events to Luck.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2, 5: 267~ 282
- 10 Weigold M F, Schlenker B R. Accountability and Risk T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1, 17(1): 25~ 29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XIE Xiaofei

(Dep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tendency, this study designs several independent situations and produces two kinds of variables: one to measur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optimistic attitude, the other to test if there is any consistency in the risk-taking tendency of an individual regardless of varying situ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some correlation between an individual's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tendency. Concerning such measuring indexes as risk-taking tendency, perception of risky situations and evaluation of risk-takers, highly optimistic group and lowly optimistic one displa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Moreover, the varied measuring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produce highly consistent results, which speak for the reliability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optimism; risk-taking

* * * * *

北京大学理科 2000 年度获奖情况一览表

奖励名称	等级	获奖项目	获奖人	校内单位
教育部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	1	低维拓扑	王诗宸	数学学院
		磁层能量传输与释放研究	濮祖荫 洪明华 王敬芳 伏绥燕	地球物理系
		奇特原子核及新集体转动模式研究	孟杰 曾谨言 赵恩广 许甫荣 周善贵	技术物理系
		分子光谱研究生物分子 生物医学及其应用	吴瑾光 徐光宪 周孝思 翁诗甫 石景森 杨展澜 傅贤波 李维红 徐怡庄 凌晓锋 孙颖 杨丽敏 田文 王秀珍 徐端夫 徐智 沈韬 张莉	化学学院
	非细胞体系核重建(装配)的系统研究	翟中和 张传茂 张博 蔡树涛 曲健 蒋争凡	生命学院	
	2	与环境、大气有关的若干重要分子的光谱和反应机理	赵新生 应立明 徐四川 尚海蓉	化学学院
		华南与塔里木泥盆系	白顺良 郝维城 马学平 白志强 孙元林 江大勇	地质系
		华北中生代板内特大型推覆构造及相关变质核杂岩	郑亚东 张进江 刘树文 左国朝 王玉芳 刘瑞琦	地质系
	山西地堑系新生代沉积环境与构造地貌	杨景春 夏正楷 莫多闻 李有利 潘懋	城环系	
	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	迟惠生 唐世渭 李琦 石青云 杨冬青 吴少岩 封举富 徐其均 崔晋川 郝鹏威 谢昆青 许卓群 王志军 董云海 张大力 项海格 杨继国 丛升日 闫宇松	信息中心	
血脂康	张茂良 蒋明 段震文 彭启秀 卢晓蓉 周玉芳 何大林 庄德志 魏雪清 邓翀 余立江 董洪彪 李改玲	维信公司		